

Э.Казакевич ЗВЕЗДА



星

譯路 蔣·著奇維凱札卡

社版出報書代時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星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星

譯路 蔣・著奇維凱扎卡



ANTI/1058/410

年九四九一・社版出報書代時

Э. Казаневич
ЗВЕЗДА

Шанхай

Экспресс

1949

星

著作者 卡扎凱維奇

翻譯者 蔣 路

發行者 羅 果 夫

總經售 時代書報出版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 三七五一

電報掛號: БРОСНРУВСО

(五七〇〇四四)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版(90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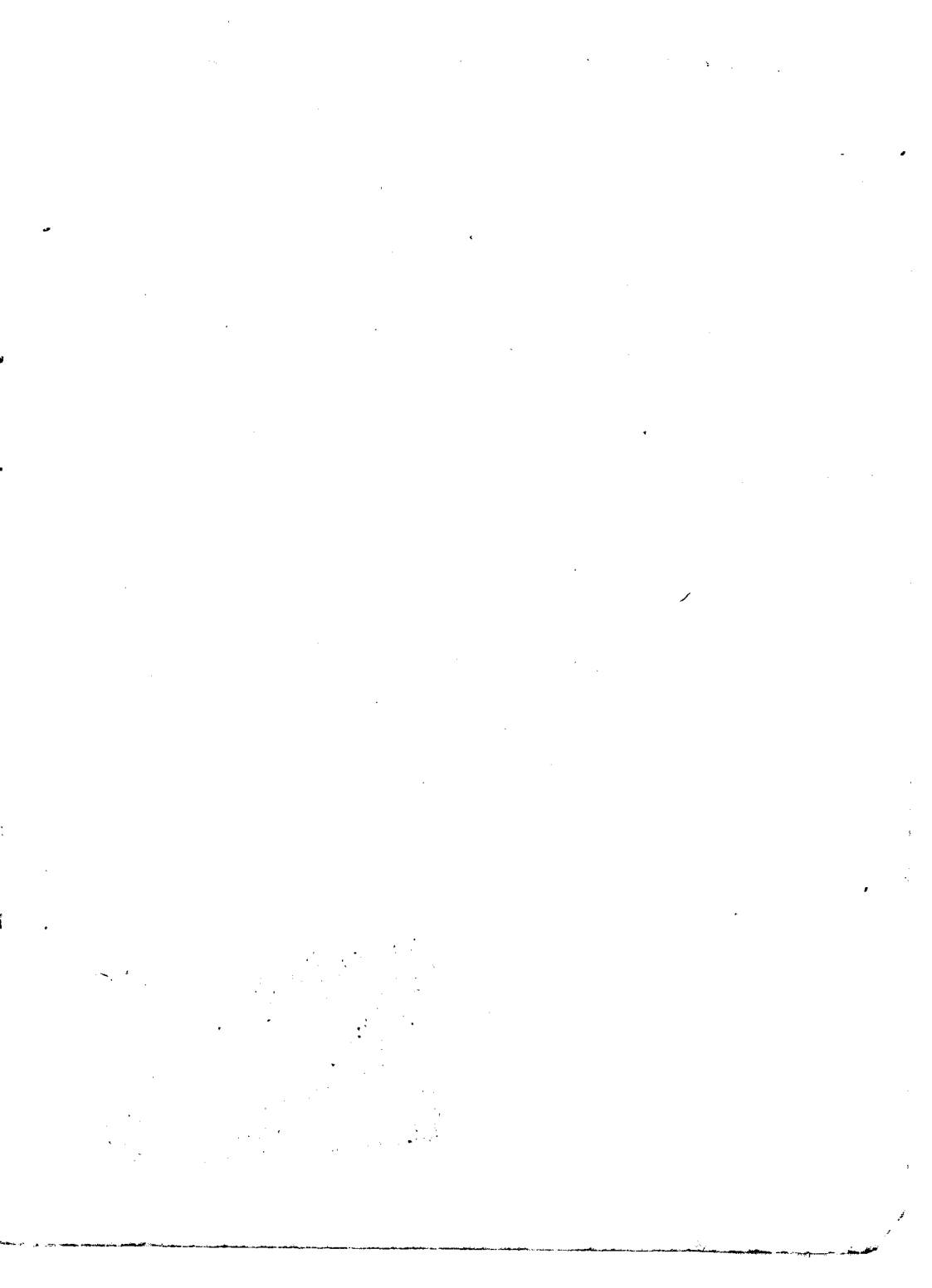
關於作者

С.Г. 卡扎凱維奇(Эмануил Генрихович Казакевич)以一九一三年誕生在烏克蘭的克萊明楚格(Кременчуг)城一位國民教師家裏。

他的第一本書出版於一九三二年，此後又連續出了兩本：到比羅比讓之路(«Пороги в Биробиджан»)和大世界(«Большой мир»)，都是用猶太文寫的。一九三九年，他寫了喜劇牛奶與蜂蜜(«Молоко и мед»)：四一年，他的一部詩體小說也問世了。

一九四一年七月，卡扎凱維奇以志願兵的資格上前線，當了一名偵察兵，後來更從列兵昇為師部偵察隊長和兵團司令部偵察處副處長。他先後負傷三次，參加過莫斯科保衛戰和解放華沙、進攻柏林諸役，得過八次獎。

這本星曾經榮獲一九四七年史大林獎金二等獎。





第一章

挺進中的師團向一片無邊無際的森林深入着，終於被這密林吞沒了。

德國坦克、德國空軍和猖獗的本地匪幫所做不到的事，這片遼闊的森林地帶，連同它那被戰爭破壞、給春汛沖洗過的道路，却辦到了。裝載彈藥與糧秣的運輸車停在遙遠的樹林盡頭。隱沒林間的村莊裏停着衛生車。炮兵團沒有汽油，把大炮亂放在一些不知名的河流的岸上。不幸得很，所有這一切統統都離開了步兵，並且愈離愈遠。而孤獨

的步兵却掙節着口糧，吝惜着每一顆子彈，仍然繼續朝前推進。之後連它也開始支持不住，它的壓力越來越微弱，越來越不足恃；德寇便利用這一點，避過打擊，匆匆西竄了。敵人消失了。

雖則沒有敵人，步兵還是照舊做着自己的工作（他們就是爲這工作而生存的）：佔領那從敵方奪回的地區。但跟敵軍脫了節的偵察兵，那光景却是再寂寞不過了。他們失去存在的意義，沿着路旁行進着，宛如失掉靈魂的軀殼。

師長謝比欽科上校坐着他那部「威利斯」，追上這麼一羣偵察兵。他慢吞吞地下了車，站在泥濘的、被破壞過的道路中間，兩手叉住腰幹，嘲弄地微笑着。

偵察兵看到師長，都停下來了。

「呃，你們這些老鷹，」他問：「怎麼讓敵人跑掉了？敵人在哪兒？他們在幹什麼？」師長記得自己麾下所有軍官的面貌。他立刻認出了在前面領隊的偵察員特拉夫金少尉，責難地搖搖頭：

「你可是特拉夫金？」又刻薄地接下去：「可以說，打仗真有趣，——在每個村莊都能喝牛奶，玩女人……照這樣子，你打到德國都不會碰見敵人的。很開心，是麼？」他忽然快活地發問。

坐在汽車裏的師部參謀長加利耶夫中校沒精打彩地微笑着，對上校情緒的突變感覺驚異。上校剛纔還無情地罵過他不會辦事，加利耶夫只好帶着悲傷的神情沉默不語。

師長一遇到偵察兵，心緒就轉變了。謝比欽科上校於一九一五年以一名徒步偵察兵的資格開始服役，他在偵察隊裏受過戰鬥的洗禮，還得過聖喬治勳章。他永遠喜歡偵察兵。看見他們那種綠色偽裝、晒成褐色的臉孔和靜悄悄的步伐，他的心便激動起來了。他們排成單行，一個跟一個地順着路旁行進，隨時都準備消失與溶解在岑寂的森林中、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和黃昏時分的稀薄的陰影裏。

然而，師長的譴責却是很嚴厲的。讓敵人逃走，或者，借用軍事法典上的莊嚴的術語來說：讓他們「逸去」，——這對於偵察兵確是一大憾事，幾乎是一個恥辱。

人可以從上校的話語裏覺察出一種使他苦惱的不安，他在就心自己一師人的命運。他害怕跟敵軍遭遇，因為他那個師是給削弱了，而後方又離得太遠。同時，他又希望有朝一

日能碰上這些消失了的敵人，跟他們交鋒，認清他們的企圖與本領。此外，他也想駐紮下來，將部屬和軍務導入常軌。當然，他甚至不願向自己承認：他的願望是同全國上下的熱烈翹盼相對立的，但他却老夢想着進攻會停止。職務上的祕密便是這樣。

偵察兵們默默地站着，時而用左腳、時而用右腳支持體重。他們全顯出一付可憐相。

『這就是他們，你的耳目，』師長對參謀長輕蔑地說，隨即坐進汽車。「威利斯」開動了。偵察兵們還站了一會兒，然後特拉夫金慢慢往前走去，其餘的人也跟着移動。

特拉夫金一壁習慣地靜聽每一種音響，一壁考慮自己所率領的那個小隊。

跟師長同樣，少尉既斯望、又害怕和敵人遭遇。他既斯望，因為職責這麼命令他，加以，強迫休息的日子會對偵察兵發生有害的影響，會用怠惰與疏忽這危險的蜘蛛網去纏牢他們。他害怕，則是由於開始攻擊時他手下原有十八個人，如今却只剩十一個了。固然，他們中間有那名震全師的安尼卡諾夫、英勇的瑪爾欽科、大胆的瑪莫奇金、以及幹練的老偵察兵布拉日尼科夫和貝科夫。其餘的大都是早先的射擊手，在進攻過程中從部隊裏募集來的。目前這批人都非常高興隨着偵察隊行軍，三五成羣、一個挨一個地走着，享有步兵部隊中所想像不到的自由。榮譽和尊敬環繞着他們。這自然不能不誘惑他們；他們看上去

活像一羣老鷹，但他們在工作中會怎樣表現，却還不得而知。

當下特拉夫金瞭解了：正是這些理由使他不能操之過急。師長的斥責令他苦惱，何況，他知道謝比欽科對偵察兵一向是很愛護的。上校在上次戰爭時是一位有經驗的老下士偵察員，此刻他的綠眼睛用狡黠的目光望着特拉夫金，似乎從那把他們分開的年代與命運的遠方精明地說：「哪，我們且來看看，你這個小夥子跟我這老手比如何。」

這其間，小隊走進村子來了。那是一個普通的西烏克蘭村莊，宅院疏疏落落地散佈在各處。受難的耶穌從三個人身高的十字架上面臨着士兵們。街頭冷清清的，只有各個院落裏的狗吠聲和窗口上家織亞蘇布窗帷的依稀可見的幌動，表示着被土匪驚擾過的人們正在凝神審視路過村莊的士兵。

特拉夫金把自己的隊伍引向山丘上一家孤立的人家。一位老太婆開了門，趕開一隻大狗，用灰白濃眉底下的深陷的小眼睛仔細端詳着這羣士兵。

「您好，」特拉夫金說，「我們想來您這兒歇歇腳。」

偵察兵跟在她背後走進一個整潔的、有油漆地板和許多聖像的房間。那聖像，如同士兵們在這些邊陲之地屢見不鮮的，跟俄羅斯的大異其趣，——全沒上金，有着聖徒的俗豔

的臉孔。至於老太婆呢，她完全和基輔或契爾尼果夫一帶的烏克蘭老婦人一模一樣，穿着不計其數的亞麻布裙子，生有一雙乾癟癟的、多筋的小手，她跟她們不同的，只有那對多角形眼睛中的惡毒的光輝。

可是，儘管她保持着悵鬱的、近乎敵視的沉默，她却給來自異鄉的士兵們端上了新鮮麵包、濃得像乳酪的牛奶、醃胡瓜、和滿滿一鐵鍋馬鈴薯。但這一切都顯得如此陰鬱，如此不友愛，以至連一點也嚥不下喉。

『簡直是土匪的老娘嘛！』一個偵察兵自言自語道。

他只猜中一半。老太婆的小兒子確實正在土匪的綠林小道上出沒，大兒子却投効紅軍游擊隊去了。當土匪的母親滿懷敵意地一聲不響時，游擊隊員的母親却慫慂地替戰士們打開了自己小屋的門。用陶罐盛着煉豬油和克瓦斯、給這夥偵察兵端上作點心之後，游擊隊員的母親又讓位給土匪的母親了：她露出憂戚的神情，坐到那佔據半個房間的織布機旁邊去了。

伊凡·安尼卡諾夫中士，一個生有愚鈍的大臉和目光銳利的小眼睛的沉靜的人，對她

說：

『你爲什麼像啞巴樣的不出聲呀，老太太？陪我們坐坐，聊聊天罷。』

駝背、憔悴、神經質的瑪莫奇金中士嘲弄地低語道：

『這安尼卡諾夫還算得過勳章的角色呢！倒高興跟老太婆瞎扯！……』

專心思索的特拉夫金走出屋子，靠近台階站着。村莊像睡着了一般。上了腳絆的農家馬匹在山坡上行走。萬籟俱靜。唯獨當兩支交戰的軍隊急速過境以後的村落，纔會有這種岑寂的。

『我們的少尉在想心事呢，』特拉夫金出去時，安尼卡諾夫說。『師長怎麼講的？打仗真有趣？喝牛奶，玩女人？……』

瑪莫奇金冒火了：

『師長講什麼，這是他的事，與你何干？你不喜歡牛奶就不喝好啦，桶子裏有的是水。這不關你的事，而是少尉的。他要到上頭負責。你却老想做少尉身邊的保姆。你算什麼？鄉巴佬罷啦。要是我在刻赤碰到你，我只消五分鐘就能脫掉你的衣服和鞋子，把你

賣給魚兒當飯吃。」

安尼卡諾夫並無惡意地大笑道：

「一點不錯。脫衣服和鞋子，都隨你的罷。講到吃飯，嗨，這可是你的拿手好戲啦。師長也說過這一點的。」

「那又怎麼樣？」瑪莫奇金一躍而起，跟往常同樣，他被安尼卡諾夫的鎮靜態度激惱了。「我就能吃。能夠埋頭大吃的偵察兵勝過一位將軍。吃飯可以增加勇氣和才智。懂罷？」

羅韋伏謝斯基、長着亞蘇色頭髮的布拉日尼科夫、面團團的、有雀斑的貝科夫、十七歲的小孩尤拉·戈魯波夫斯基（大家都叫他做「鴿子」）^①、身材奇偉的美男子費奧克吉斯托夫和其他的人都浮出微笑，聽着瑪莫奇金的熱情的南方音調與安尼卡諾夫平靜流利的演說。只有寬肩的、牙齒白暫而皮膚微黑的瑪爾欽科一個人一直靠近老太婆，站在織布機旁，盯住她那雙乾癟癟的小手，帶着城裏人的天真的驚訝反覆說：

「這真是一座完整的工廠呀！」

① 戈魯波夫斯基（Голубовский）「字」的字根爲「鴿子」（Голубь）之意。

瑪莫奇金跟安尼卡諾夫的論爭——時而愉快、時而動氣的論爭——涉及了一切：刻赤的青魚勝過伊爾庫特斯克的鮭魚，德國自動步鎗與蘇聯自動步鎗的質地比較，希特勒是瘋子還是無賴，開闢第二戰場的時間。瑪莫奇金是攻擊方面，但安尼卡諾夫狡猾地瞞起他那對敏慧的小眼睛，和藹而又尖刻地自衛着，藉了自己的鎮定，使瑪莫奇金怒不可遏。

瑪莫奇金，這個缺乏自制力、愛管閒事和神經衰弱的人，是被安尼卡諾夫的鄉下佬的頑固與溫良所激惱了。他的憤懣還摻雜着隱祕的嫉妒的感情。安尼卡諾夫得過勳章，而他只有獎牌；長官對待安尼卡諾夫幾乎跟對待平輩一般，而對他則幾乎跟對所有其餘的人無異。這一切都使瑪莫奇金傷心。他只好這樣安慰自己：安尼卡諾夫是黨員，因此當然會獲得特別的信任；但在心坎裏，他本人也讚揚過安尼卡諾夫的沉着的英勇。瑪莫奇金的大胆却往往是一種矯飾，需要虛榮心去不斷地刺激它，他也明白這一層。瑪莫奇金的虛榮心重極了，而他那作爲一個好偵察兵的令譽也樹立起來了；他確實參加過許多光榮的工作，雖說在這些工作中起頭等作用的仍然是安尼卡諾夫。

然而，在戰事停歇的期間，瑪莫奇金可大出風頭了。初出茅廬的青年偵察兵都嘖嘖稱讚他。他穿着寬大的褲子和銘黃色長靴，他的上衣領子永遠是敞開的，烏黑的前髮從那帶

鮮綠帽頂的古班帽底下隨便地掉出來。臉孔寬闊、優異優氣的大塊頭安尼卡諾夫怎能跟他比呢？

他們當中每個人的出身和戰前的經驗——西伯利亞人安尼卡諾夫的嫻熟農事，五金工人瑪爾欽科的足智多謀，港口人瑪莫奇金的魯莽輕率，——所有這些全在他們的行為與氣質上留下自己的印記，但過去已經非常遙遠了。他們一心一意打仗，不知還要打多久。對於他們，作戰是家常便飯，這個小隊變成唯一的家庭了。

家庭——這是一個奇異的家庭，它的成員們享受共同生活並不太久。有些人進了醫院，另一些人走得遠遠，走到那無人歸來的地方去了。這個家庭擁有一段短促而光輝的歷史，「一代」——「代」傳下來。有人記起安尼卡諾夫初進小隊時的情形。他長久沒參加工作，因為老手們誰也不願帶他在自己身邊。這位西伯利亞人的強大的體力誠然是一大優點，——如果必要的話，他甚至可以綽綽有餘地攔腰抱住兩個人，把他們活活攔死。不過，安尼卡諾夫是這麼碩大和笨重，以至偵察兵們都很耽心：萬一他給人殺害或打傷了，可怎麼辦呢？你試行從炮火中搶救他罷。如果他負了傷，他會懇求和賭咒說：他自己能用四肢爬行的；要是被殺害了，臨終時他一定說：『見你們的鬼，莫管我！德國人會拿我這

個將死的人怎麼樣！」直到不久以前，當新的指揮官特拉夫金少尉來代替掛彩的施克伏卓少尉時，情況纔改變了。

特拉夫金頭一次出馬就把安尼卡諾夫帶在身邊。「這龐然大物」竟敏捷地抓到一個苗壯的德國人，使其餘的偵察兵連讚嘆一聲都來不及。他神速地、悄悄地行動着，好比一隻大貓。特拉夫金也難於相信安尼卡諾夫的防水大氈裏竟有個窠，總得要死的德寇在渾身發抖。「舌頭」——這是整整一個月以來全師的夢想啊。安尼卡諾夫又跟瑪爾欽科中士合力抓到一名德軍上尉，其時瑪爾欽科腿部受了傷，安尼卡諾夫必須把那德國人和瑪爾欽科擁在一起，使同志與仇敵親密地互相貼近，又生怕教兩人受着同等程度的損害。

有關老練的偵察兵們建立功勳的故事，乃是夜間長談的主要題目，這類故事刺激着一般和兵的想像力，在他們心裏喚起一種關於他們的職業的優越性的驕傲感情。目前，弟兄們遠離敵人，許久無所事事，都變懶了。

飽餐一頓、又愉快地抽過香烟之後，瑪莫奇金說他希望留在村子裏過夜，還想弄點家釀燒酒喝。瑪爾欽科也含糊地說：

○ 活捉敵人以便獲得有用的情報，就叫抓「舌頭」。